

資治通鑑

冊
矣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一

一起疆圉協治正月盡四月不盡一年高祖本沙陀部人居于太原及得中國自以姓劉遂言爲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國號曰漢通鑑以前已有漢紀此以後漢紀書之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姓劉名知遠乾祐元年更名高其先沙陀部人也

天福十二年

漢復以天福紀年詳見後

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

主於城北

大梁城之北

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

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

慰之

按歐史時晉百官迎契丹主于赤岡

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

語

按薛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故習胡語

契丹主曰汝安沒字邪

安叔千狀貌堂堂而

不通文字所為鄙陋人謂之沒字碑

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

叔千拜謝呼躍而退

呼躍蓋夷禮猶華人舞蹈也

晉主與太后已下

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

帝帥族候於野邪律氏疏

之帝指陳前事乃大臣同謀皆歷歷能對無撓屈色邪律氏亦假以顏色陷蕃記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帝

舉族待罪於野虜長面撫之遣泊封禪寺今從陷蕃記

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

故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

懼會當使汝曹蘇息

氣絕而復息曰蘇氣一出入為息一日更息曰蘇

我無心南

來漢兵引我至此耳

歸罪於杜威等

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

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

先易置京尹以彈壓華人日

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

懼人心未一未敢居城中

戊子執鄭州

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

楊承勳囚父以降晉事見

二百八十四卷
齊王開運元年

命左右嚮食之未幾

嚮力充翻
幾居豈翻

以其弟右

羽林將軍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

既授之以其父舊鎮
復授之以其父舊兵

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

主

張彥澤殺高勳家見上卷上年勳爲杜威奉
降表者也先已爲契丹主所親故得訴其事

契丹主亦怒彥

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

彥澤剽掠事亦見上卷上年傳
住兒監彥澤軍者也剽匹妙翻

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

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

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

詬詈以杖扑之

經徒結翻有親喪者經杖號戶刀翻詬苦
候翻又許候翻詈力智翻扑普卜翻擊也勳命

斷腕出鎖

斷音短腕
烏貫翻

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

取髓

髓悉
委翻

嚮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

庚寅宿陳橋

九域志開封府浚
儀縣有陳橋鎮

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

死

伺相吏翻吭居
郎翻人頸曰吭

辛卯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

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

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

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又行十餘日度遼水至勃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按契丹後改黃龍府為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龍城若據晉書及酈道元水經注當在漢遼西郡界今晉主陷蕃度遼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

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

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

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

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

中

此契丹所授官

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

契丹主數遣使存問

數所角翻

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

雨雪連旬外無供億

毛居正曰供億擬有儲待之意供億猶供億也億度也料度其所須之物隨多少而

供之以待其乏也

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

僧數萬

飯扶晚翻

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

測不敢獻食

噫孰知緇黃變色其徒所為有甚於不敢獻食者耶有國有家者崇奉釋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監矣

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

入宮

入晉宮

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

不釋兵仗

懼有變也

礫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

礫陟格翻厭於葉翻

契丹主謂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

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

談何容易斯言甫脫口而打草穀繼之矣天下果太平乎廢東

京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

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

史言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

趙延壽

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

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

二入歷唐晉位極人臣國亡不能死視其君如

路人何足重哉

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

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

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

馳而至

被皮義翻

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

匡威建塘之子也

史建塘事晉王克用以及莊宗皆有戰功

雄武節度使何重

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

史匡威不降契丹以其地遠契丹兵威不

能至也何重建則以其鎮與蜀接壤遂奔遼而附蜀耳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

杜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名去重單名威及晉既亡契丹主悉收其鎧國重威即復舊名其志恩背主此特末節耳

仗數百萬貯恆州

貯丁呂翻恆戶登翻

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

將其衆從己而南

將即亮翻

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

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

它所者尙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

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

陳橋在陳橋門外有

陳橋驛

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

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

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

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

冒莫北翻爲于僞翻下同趙延壽志在帝中國以此言覘契丹主之意

意不特爲晉兵發也

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

福天

八年契丹始攻晉至是五年

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

趙延壽聞契丹主此言可以絕望矣

延

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

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

里

袤音茂

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

不能居也

時偏方割據者謂中原爲上國晉奉契丹又稱契丹爲上國

它日車駕北歸以

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

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柰

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

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

晉

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斷丁亂翻

既而返爲寇讎北向與吾戰辛

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

可復留以爲後患乎

復扶又翻

延壽曰曷留晉兵於河南

不質其妻子

質音致

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

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

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

契丹封趙延壽爲燕王故稱之

爲大王處昌呂翻

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契丹主殺

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爲唐潞

王殺東丹王故也

殺東丹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唐潞王之清泰三年也爲于僞翻

以

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

目爲人雄健好施

兀欲始見於此爲後得國張本施式歧翻

癸卯晉主與李

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

左右從者百餘人

從才用翻

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

援送者送

其行以爲防援

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

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

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

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下天

之士苟有所負者其所爲必有異於人磁牆之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數

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於晉之時通國上下皆知

杜重威之不可用乃違衆用之以致亡國詩云發其泣矣何嗟及矣今至於慟庸有及乎癸丑蜀主以左

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爲秦州宣慰使蜀使宣慰之遣使何重建降

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留守薛史曰劉晞者涿州

人陷虜歷官至平章事兼侍中永康王兀欲之弟留

珪爲義成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撚爲橫海節度使

聿以律翻撚乃殄翻考異曰周太祖實錄聿撚作聿涅今從陷蕃記

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爲趙匡贊後以漢將河中歸漢張本

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侁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

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

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

侯益後亦以鳳翔歸漢

焦繼勳為保大

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

秦州附蜀張彥超無所詰

史

匡威不受代

史匡威據涇州以拒史佐

契丹勢稍沮

沮在呂翻

晉昌節

度使趙在禮入朝

自長安入朝于大梁

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節

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

晉主之絕契

丹也

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

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

北院使頗豫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

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

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

多事者勿妄引之

馮道以依阿免禍有國家者焉用彼相哉然歷事七姓皆以德望待之亦持身謹靜有以

動其敬心耳

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

舊唐書地理志

自長安東至洛陽八百五十里

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

致

謂皇甫暉之亂也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莊宗之同光四年也

我此行良可憂契

丹遣契丹將述軋

書契丹將以別漢將與勃海將

奚王拽刺

拽羊列翻刺盧達翻勃

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

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

九域志自洛陽東至鄭州二百六十里

聞繼

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

櫪音歷馬棧也

契丹主聞在

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樞

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

詬苦候翻又許候翻

趙在禮漢

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

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安得慢之如此立

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

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

事汝曹不知也

契丹主自謂周防之密以夸晉臣然東丹之來已胎兀欲奪國之禍雖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

不知也善覘國者不觀一時之疆弱而觀其治亂之大致

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

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

番剽掠

剽匹妙翻

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

溝壑自東西兩畿

大梁之屬縣為東畿洛陽之屬縣為西畿此唐制也唐制兩京除赤縣外餘屬縣為畿縣

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

鄭滑曹濮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之明上文所

謂東西兩畿為畿縣濮博木翻

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

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

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

梁都城大

自將相以下

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

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

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為契丹北歸張本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

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

止實不得預聞

事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元年

知遠因之廣募士

卒

天福八年齊王與契丹構隙之初劉知遠已奏募兵矣事見二百八十三卷

陽城之戰諸軍散

卒歸之者數千人

陽城之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按陽城之戰晉師大捷無緣有散卒

歸河東此必杜重威降契丹時也

又得吐谷渾財畜

事亦見開運二年畜吁玉翻

由是

河東富彊冠諸鎮

冠古玩翻

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

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

初無邀遮入援之志

既不據險要以邀遮契丹之兵又不遣兵入援也

及聞契丹

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

軼徒結翻

遣客將安陽

王峻

舊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安陽漢侯國故城在湯陰東曹魏時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

為鄴縣隋又改為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郡城則在縣之西北七里將即亮翻

奉三表詣契丹主一

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

夏戶

雅翻離力智翻

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

西入屯於南川

南川謂晉陽城南之地

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

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

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柅胡法優禮大臣則

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

楊乖

賈翻老人拄杖也歐史曰王峻持拐歸虜人望之皆避道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

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繒慈陵翻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

至及文珂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

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朝直遙翻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

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

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

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

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

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

後取之可以萬全劉知遠料之審矣所以舉兵南向契丹不能與之爭昭義節度使

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懷州度河則洛州河南府舊唐書地理志潞州至

洛州四百七十里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

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

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

按五代會要晉少帝前妃張氏

天福八年進冊皇后張從恩蓋后族也

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

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

行遷知留後

副使者節度副使也

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

守恩建立之子也

王建立事唐明宗見親任及事晉高祖

荆南節度使高

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

遣使詣河東勸進

荆南高氏父子事大以保其國爲謀大率如此

唐主立齊王

景遂爲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

帥徙南昌王弘冀爲燕王爲之副

燕於堅翻

景遂嘗與宮

僚燕集贊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

張易北人而仕江南

景遂

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

取玉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

厚

景遂之遷善敬士亦難能也

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